

河防一覽卷之六

古今稽証 河臣潘季馴輯

主事王元命校訂 副使曹時聘 運同陳昌言編次

泗州先春亭記

宋臣歐陽脩撰

景祐三年秋清河張戾以殿中丞來守泗上既至問民之所素病而治其尤暴者曰暴莫大於淮越明年春作城之外隄因其舊而廣之度爲萬有九千二百尺用人之力八萬五千泗之民曰此吾利也而大役焉然人力出於州兵而石出乎南山作大役而民不知是爲政者之私我也

卷六

一

也不出一力而享大利不可相與出米二千三百石以食役者堤成高三十三尺土實石堅捍暴備災可久而不壞既曰泗四達之州也賓客之至者有禮於是因前蔣戾堂之亭新之爲勞餞之所曰思邵亭且推其美於前人而志邦人之思也又曰泗天下之水會也歲漕必廩於此於是治常豐倉西門二夾室一以視出納曰某亭一以爲舟者之寓舍曰通漕亭然後曰吾亦有所休乎乃築州署之東城上爲先春亭以臨

淮水而望西山是歲秋予貶夷陵過泗上於是
知張侯之善爲政也昔周單子聘楚而過陳見
其道穢而川澤不陂梁客至不授館羈旅無所
寓遂知其必亡蓋城郭道路旅客寄寓皆三代
爲政之灋而周官尤謹著之以爲禦備今張侯
之作也先民之備災而及於賓客往來然後思
自休焉故曰善爲政也先時歲大水州幾溺前
司封員外郎張侯夏守是州築隄以禦之今所
謂因其舊者是也是役也隄爲大故余記其大
者詳焉

卷六

二

閱此則知淮漲於泗自古爲然又何咎於高
堰也

賈魯河記

元至正九年冬脫脫既復爲丞相慨然有志於
事功論及河決即言于帝請躬任其事帝嘉納
之乃命集羣臣議廷中而言人人殊唯都漕運
使賈魯昌言必當治先是魯嘗爲山東道奉使
宣撫首領官循行被水郡邑具得修擇成策後

又爲都水使者奉旨詣河上相視驗狀爲圖以
二策進獻一議修築北隄以制橫潰其用功省
一議疏塞並舉挽河使東行以復故道其功費
甚大及是復以一策對脫脫躋其發策於是遣
工部尚書成遵與大司農禿魯行視河議其疏
塞之方以聞遵等自濟濮汴梁大名行數千里
掘井以量地之高下測岸以究水之淺深博采
輿論以謂河之故道斷不可復且曰山東連歉
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衆於此地恐他日之憂

又有重於河患者時脫脫先入魯言及聞遵等
議怒曰汝謂民將反邪自辰至酉論辨終莫能
入明日執政謂遵曰修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
有人任其責公勿多言幸爲兩可之議遵曰腕
可斷議不可易遂出遵河間鹽運使議定乃薦
魯于帝大稱旨十一年四月初四日下詔中外
命魯以工部尚書爲總治河防使進秩二品授
以銀印發汴梁大名十有三路民十有萬人廬
州等戍十有八翼軍二萬人供役一切從事大

小軍民咸稟節度便益興繕是月二十二日鳩
工七月疏鑿成八月決水故河九月舟楫通行
十一月水土工畢埽諸隄成河乃復故道南匯
于淮又東入於海帝遣貴臣報祭河伯召魯還
京師論功超拜榮祿大夫集賢太學士其宣力
諸臣遷賞有差賜丞相脫脫世襲荅剌罕之號
特命翰林學士承旨歐陽玄製河平碑文以旌
勞績玄既爲河平之碑又自以爲司馬遷班固
記河渠溝洫僅載治水之道不言其方使後世

任斯事者無所考則乃從魯訪問方畧及詢過
客質吏牘作至正河防記欲使來世罹河患者
按而求之其言曰治河一也有疏有濬有塞三
者異焉醜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淤
因而深之謂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
疏濬之別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減水
河生地有直有紆因直而鑿之可就故道故道
有高有卑高者平之以趨卑高卑相就則高不
壅卑不瀦慮夫壅生潰瀦生理也河身者水雖

通行身有廣狹狹難受水水溢悍故狹者以計
闢之廣難爲岸岸善崩故廣者以計禦之減水
河者水放曠則沙制其狂水隳突則以殺其怒
治隄一也有翔築修築補築之名有治水隄有
截河隄有護岸隄有縷水隄有石甌隄治埽一
也有岸埽水埽有龍尾攔頭馬頭等埽其爲埽
臺及推卷牽制壅掛之法有用土用石用鐵用
草用木用找周緝之方塞河一也有缺口有豁
口有龍口缺口者已成川豁口者舊常爲水所

豁水退則口下於隄水漲則溢出於口龍口者
水之所會自新河入故道之衆也此外不能悉
書因其用功之次第而就述于其下焉其濬故
道深廣不等通長二百八十里百五十四步而
強功始自白茅長百八十里繼自黃陵岡至南
北茅闢生地十里口初受廣百八十步深二丈
有二尺以下停廣百步高下不等相折深二丈
及泉曰停曰折者用古筭法因此推彼知其勢
之低昂相準折而取勻停也南白茅至劉莊村

接入故道十里通折墾廣八十步深九尺劉莊
至專固百有二里二百八十步通折停廣六十
步深五尺專固至黃固墾生地八里面廣百步
底廣九十步高下相折深丈有五尺黃固至哈
只口長五十一里八十步相折停廣墾十步深
五尺乃濬凹里減水河通長九十八里百五十
四步凹里村缺河口生地長三里四十步面廣
六十步底廣四十步深一丈四尺自_地生地
以下舊河身至張贊店長八十二里五十四步

上三十六里墾廣二十步深五尺中三十五里
墾廣二十八步深五尺下十里二百四十步墾
廣二十六步深五尺張贊店至楊青村接入故
道墾生地十有三里六十步面廣六十步底廣
四十步深一丈四尺其塞專固缺口修隄三重
并補築凹里減水河南岸豁口通長二十里三
百十有七步其剏築河口前第一重西隄南北
長三百三十步面廣二十五步底廣三十三步
樹置椿橛_實以土牛草蒿雜稍相兼高丈有三

尺隄前置龍尾六尋言龍尾者伐大樹連梢繫之隄旁隨水上下以破鬻岸浪者也築第一重正隄并補兩端舊隄通長十有一里二百步缺口正隄長四里兩隄相接舊隄置樁堵閉河身長一百四十五步用土牛蒿草稍土相兼修築底廣三十步修高二丈其岸上土工修築者長二里二百十有五步有奇廣不等通高一丈五尺補築舊隄者長七里三百步表裏倍薄七步增平六尺計高一丈築第二重東後隄并接修舊

卷六

三十一

隄高廣不等通長八里補築凹凹減水河南岸豁口四處置樁木草土相兼長四十七步於是隄塞黃陵全河水中及岸上修隄長三十六里百三十八步其修大隄刺水者二長十有四里七十步其西復作大隄刺水者一長十有二里百三十步內躬築岸上土隄西北起李八宅西隄東南至舊河岸長十里百五十步頭廣四步趾廣三之高丈有五尺仍築舊河岸至入水隄長四百三十步趾廣二十步頭殺其六之一接

修入水兩岸埽隄並行作西埽者夏人水工微
自靈武作東埽者漢人水工微自近畿其法以
竹絡實以小石每埽不等以蒲葦綿腰索徑寸
許者從鋪廣可一二十步長可二三十步又以
曳埽索絢徑三寸或四寸長二百餘尺者衡鋪
之相間復以竹葦麻榮大緯長三百尺者爲管
心索就繫綿腰索之端於其上以草數千束多
至萬餘勻布厚鋪於綿腰索之上橐而納之丁
夫數千以足踏實推卷稍高即以水工二人立

其上而於衆衆聲力舉用小大推梯推卷成埽
高下長短不等大者高二丈小者不下丈餘又
用大索或五爲腰索轉致操管心索順埽臺立
踏或掛之臺中鐵猫大楸之上以漸絕之下水
埽後掘地爲渠陷管心索渠中以散草厚覆築
之以土其上復以土牛雜草小埽稍土多寡厚
薄先後隨宜修疊爲埽臺務使牽制上下縝密
堅壯互爲犄角埽不動搖日力不足夜以繼之
積累既畢復施前法卷埽以壓元下之埽量水

淺深制埽厚薄疊之多至四埽而止兩埽之間
置竹絡或三丈圍四丈五尺實以小石土牛既
滿繫之竹纜其兩旁並埽密下大椿就以竹絡
上大竹腰索繫於椿上東西兩埽及其中竹絡
之上以草土等物築爲埽臺約長五十步或百
步再下埽即以竹索或麻索長八百尺或五百
尺者一二雜廁其餘管心索之間候埽入水之
後其餘管心索如前薶掛隨以管心長索遠置
五七十步之外或鉄猫或大椿曳而繫之通管

束累日所下之埽再以草土等物通修成隄又
以龍尾大埽密掛於護隄大椿分析水勢其隄
長二百七十步北廣四十二步中廣五十五步
南廣四十二步自顛至趾通高三丈八尺其截
河大隄高廣不等長十有九里百七十七步其
在黃陵北岸者長十里四十一步築岸上土隄
西北起東西故隄東南至河口長七里九十七
步顛廣六步趾倍之而強三步高丈有五尺接
修入水施土牛小埽稍草雜土多寡厚薄隨宜

修壘及下竹絡安大椿繫龍尾埽如前兩隄法
唯修壘埽臺增用白闌小石并埽上及前游修
埽堤一長百餘步直抵龍口稍北攔頭三埽並
行埽大隄廣與刺水二隄不同通前列四埽間
以竹絡成一大堤長二百八十步北廣百一十
步其顛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二
丈五尺通高三丈五尺中流廣八十步其顛至
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五丈五尺通
高七丈并築縷水橫隄一東起北截河大隄

西抵西刺水大隄又一隄東起中刺水大隄西
抵西刺水大隄通長二里四十二步亦顛廣四
步趾三之高丈有二尺修黃陵南岸長九里百
六十步內劄岸土隄東北起新補白茅故隄西
南至舊河口高廣不等長八里二百五十步乃
入水作石船大隄蓋由是秋八月二十九日乙
巳道故河流先所修北岸西中刺水及截河三
隄猶短約水尚少力未足特決河勢大南北廣
四百餘步中流深三丈餘益以秋漲水多故河

十之八。兩河爭流，近故河口，水刷岸北行，泗澗湍激，難以下埽。且埽行或遲，恐水盡湧入決河。因淤故河，前功遂隳。魯乃精思障水入故河之方。以九月七日癸丑，逆流排大舡二十七艘，前後連以大桅，或長椿，用大麻索竹組絞縛，綴爲方舟。又用大麻索竹組，用舡身繳繞上下，令牢不可破。乃以鐵猫於上流，礮之水中，又以竹組絕長七八百尺者，繫兩岸大墩上，每組或礮二舟，或二舟，使不得下。舡腹畧鋪散草蒲貯小石。

以合子板釘合之，復以埽密布合子板上，或二重，或三重，又於隄前通卷攔頭埽各一道，多者或三或四。前埽出水管心大索，繫前埽礮後攔頭埽之後，後埽管心大索亦繫小埽礮前攔頭埽之前，後先羈縻以鋼其勢，又於所交索上及兩埽之間壓以小石白蘭土牛草土相半，厚薄多寡相勢措置。埽隄之後，自南岸復修一隄，抵已閉之龍口，長二百七十步。舡隄四道成隄，用農家場圍之具，曰轆軸者，穴石立木如此節蘊。

前埽之有每步置一輓軸以橫木貫其後又穴石以徑二寸餘麻索貫之繫橫木上密掛龍尾大埽使夏秋潦水冬春凌澌不得肆力於岸此隄接北岸截河大隄長二百七十步南廣百二十步顛至水面高丈有七尺水面至澤腹高四丈二尺中流廣八十步顛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五丈五尺通高七丈仍治南岸護隄埽一道通長百三十步南岸護岸馬頭埽三道通長九十五步修築北岸隄防高廣不等

通長二百五十四里七十一歩白茅河口至板城補築舊隄長二十五里二百八十五歩曹州板城至英賢村等處高廣不等長一百三十三里二百歩稍岡至碭山縣增培舊隄長八十五里二十歩歸德府哈只口至徐州路三百餘里修完缺口一百七處高廣不等積修計三里二百五十六歩亦思刺店縷水月隄高廣不等長六里三十歩其用物之凡椿木大者二萬七千榆柳雜稍六十六萬六千帶稍連根株者三千

六百藁秸蒲蒿雜草以束計者七百三十三萬
五千有奇竹竿六十二萬五千芻蓆十有七萬
二千小石二十艘繩索大小不等五萬七千所
沉大舡百有二十鐵纜三十有二鐵猫三百三
十有四竹筩以斤計者十有五萬礮石三千塊
鐵鑽萬四千二百有奇大釘三萬三千二百三
十有二其餘若木龍蠶椽木麥楷扶椿鐵叉鐵
弔枝麻搭火鈎汲水貯水等具皆有成數官吏
俸給軍民衣糧工錢醫藥祭祀賑恤驛置馬乘

及運竹木沉舡渡船下椿等工鐵石竹木繩索
等匠傭貲兼以和買民地爲河併應用雜物等
價通計中統鈔百八十四萬五千六百三十六
錠有奇魯嘗有言水工之功視土工之功爲難
中流之功視河濱之功爲難決河口視中流又
難北岸之功視南岸爲難用物之效草雖至柔
柔能押水水積之生泥泥與草并力重如礎然
維持夾輔纜索之功實多蓋由魯嘗知河事故
其功之所就如此玄之言曰是役也

朝廷不惜重費不吝高爵爲民辟害脫脫能體
上意不憚焦勞不恤浮議爲國拯民魯能竭其
心思智計之巧乘其精神膽氣之壯不惜劬瘁
不畏譏評以報君相知人之明宜悉書之使職
史氏者有所考證也先是歲庚寅河南北童謠
云石人一隻眼挑動河天下反及魯治河果於
黃陵岡得石人一眼而汝潁之妖寇乘時而起
議者往往以謂天下之亂皆由賈魯治河之役
勞民動衆之所致殊不知元之所以亡者實基

卷六

古

於上下因循狃於晏安之習紀綱廢弛風俗偷
薄其致亂之階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來久矣
不此之察乃獨歸咎於是役是徒以成敗論事
非通論也設使賈魯不興是役天下之亂詎無
從而起乎故今具錄玄所記庶來者得以詳焉
閱此則見魯之治河亦是修復故道黃河自
此不復北徙蓋天假此人爲我

國家開創運道完固鳳泗

陵風氣豈偶然哉

都御史于湛題名記畧

或謂海運由浙西不旬日可達都下較之河運費省而功倍邱文莊衍義補言之詳矣近年言者亦多厭河運之勞而欲舉文莊之策子顧極言河運之利而欲侈諸臣之功示諸久遠何也曰海運之法作備於秦效尤於元祖宗已棄之策三代以前未聞也文莊計漂溺之米而不計漂溺之人故以海運爲便不知米漂而載米之舟駕舟之卒管卒之官能獨免乎考之元史至

元二十八年海運漂米二十四萬五千六百有奇至大二年漂米二十萬九千六百有奇即如文莊言每舟載米千石用卒二十人則歲溺而死者殆五六千人此殘之所忍於華人也柰何華人亦忍於華人哉河運之費費於人所謂人亡人得損上益下者王者以天下爲家又奚恤哉

此說海運之害最爲明悉故錄之

大常卿余毅中金河說

洪惟我

國家定鼎北燕轉漕吳楚其治河也匪直祛其害而復資其利故較之往代爲最難然通漕於河則治河即以治漕會河於淮則治淮即以治河合河淮而同入於海則治河淮即以治海故較之往代亦最利邇歲以來委寄靡專論議滋起于是有以決口爲不必塞而且欲就決爲漕者不知水分勢緩沙停漕淤雖有旁決將安用之無論沮洳難舟田廬咸沼也是索途于冥者也

又有以縷堤爲足恃而疑遙堤之無益者不知河挾萬流湍激異甚堤近則逼迫難容堤遠則容蓄寬庶謂縷不如遙是貯斛于孟者也又有謂海口淺墊須別鑿一口者不知非海口不能容二瀆乃二瀆失其注海之本體耳使二瀆仍復故流則海口必復故額若人力所開豈能幾舊口萬分之一別鑿之說是穿咽于脅者也又有謂高堰築則泗州溢而欲任淮東注者不知堰築而後淮口通淮口通而後入海順欲拯泗

患而皆堰工是求前于却者也它如絕流而挑
方舟而濬疏渠以殺流引洫以灌溉襲虛舊之
談而情時宜之窾者紛紛藉藉載道盈廷至于
釣奇之士則又欲舍其舊而新是圖于是有泐
膠睢三河之說焉不知既治河而又別治漕是
以財委壑也又有興復海運之說焉不知歲用
民賦而又歲用民命是以民委壑也嗟嗟謀室
于路則三年靡成回車于岐則千里坐失又何
惑乎漕幾成陸而民胥為魚耶然諸為前議者

豈故好是鑿且奇哉總之不達于水可攻水之
理耳蓋黃河之性合則流急分則流緩急則蕩
滌而疏通緩則停滯而淤塞故以人力治之則
逆而難以水力治之則順而易今太子少保潘
公屢膺河寄洞炤委原才諳精誠並稱絕世爰
偕故右都御史江公決策上

請事悉具兩河經畧疏中大都盡塞諸決則水力合
矣寬築堤坊則衡決杜矣多設減壩則遙堤固
矣并堤歸仁則黃不及泗矣筑高堰復閘壩則

淮不東注矣堤柳浦繕西橋則真不南浸矣修
寶應之隄濬揚儀之淺則湖捍而渠通矣故自
告竣以來河身益深而河之赴海也急淮口益
深而淮之合河也急河淮併力以推滌海淤而
海口之宣洩二瀆也急用是河嘗秋漲而涯畛
屹然淮嘗夏溢而消耗甚速貢賦舳艫若履枕
席轉徙予遺寢緣南畝蓋借水攻沙之效已較
然顯白矣若謂水馴于分湧于合恐其合而湧
也則堤址既遙而奔騰可恣是寓分于合矣若

謂胡不用濬而純用築也則築堅而水自合水
合而河自深是藏濬于築矣若謂胡不使黃淮
分背而乃使淮助河勢河扼淮勢也則合流之
後海即大闢蓋河不決固自深得淮羽翼則益
深是用淮于河矣若謂河決爲天數不可以人
力彊塞故曰故道難復也然既塞之後河即安
瀾是全天于人矣若謂胡不創開一渠而拘拘
膠柱爲也則二百年地紀之故道

天儲之懿規本無庸創而自今復之是兼創于守矣

若謂開壩之復行旅稍滯然河渠既奠而行旅
益通何便如之是含速于滯矣記禮者謂其數
可陳也其義難知也治河之事良亦類此是故
排河淮非難而排天下之異議難合河淮非難
而合天下之人情難史遷氏曰甚哉水之爲利
害也余則曰甚哉人情之爲利害也故今日之
功非當事大臣暨余等諸臣之功皆

聖明之功也蓋知河固難而知知河之人尤難知知
河之人固難而任知河之人尤難語曰千夫輿
瓢不如一人負而趨也千夫牧羊不如一人驅
而走也使非

聖明之併合河漕而事權歸一也其何能功繫騏驎
之足則難望其必至縛孟賁之手則難望其必
敵使非

聖明之寬假便宜而不從中制也其何能功蜚蝗蔽
天則農稷不能善稼奔駟曳轍則王造亦廢馳
驅使非

聖明之不惑浮言而私撓必黜也其何能功千仞而

坡則牧豎陵其阜數呎而峭則樓季不敢踰使
非

聖明之嚴懲墮窳而凜莫可干也其何能功空柯無
刃則公輸不能以斲虛鷲之粒則易牙不能以
炊使非

聖明之破格折筦而大費不恡也其何能功張鶴以
行賞然後人罔不射計程以齊足然後人罔不
奔使非

聖明之綜覈明允而微勞必錄也其何能功昔晉富
平津河橋之成武帝謂杜預曰非卿此橋不立
預曰非陛下聖明不成今日之功良亦類此善
乎部疏有云其本在

明良之相遇其機在賞罰之必行真識體之論哉後
之治河者其尚仰體

君相任人圖治之心俯察河臣嘔心腐舌之意相與
踵而行之期于勿壞勿以事既即安而玩愒勿
以功非已出而更張如周郊之有陳畢終始協
心如漢法之有蕭曹寧一作頌如此則漕河之

允翁當與

國家億萬年靈長之祚同垂罔極也斯豈非
國家甚盛隆事哉斯豈非

國家甚盛隆事哉余謹不嫌侈大贅筆于簡作左
契焉

此篇獨悉順治之法故錄之

隆慶六年工部覆止泃河疏

題爲河道工完水消懇乞

聖明申飭總理憲臣及時計處經久長策以裨新運

卷六

廿一

以免後艱事該左給事中雒遵題據山東分守
叅政等官劉孝等呈據兗州府知府等官朱泰
等勘得自馬家橋微山赤山呂孟等湖起葛墟
嶺下止一段計水面長三十里該挑口濶三十
丈底濶七丈除水挑深一丈八尺與馬家橋河
底相平且本河水來自薛河上下及東山一帶
山水五六月水發之時勢甚漲漫縱築土堤不
免衝決工程最難葛墟嶺頂起至曹兒莊天齊
廟止一段計長二十里該挑深六丈一尺五丈

二三尺不等方與馬家橋河底相平岸既高峻
若非斜坡恐致傾墜凡鑿深一尺必須兩岸各
開二尺斜作土磴以便人夫上下連底占河身
七丈共該挑口濶三十一丈隨經委官部領人
夫七百二十名於嶺頂開鑿一工自隆慶五年
十月十八日興工長十丈闊雖八丈除兩頭斜
坡實止濶三丈五尺四丈不等至十一月十七
日止計二十九日用過人夫二萬八百八十工
工食銀六百兩僅挑前工上有黑土四尺下多

砂石二三尺不等層靠又係疆土以下紅砂石
層層厚一二尺不等鋤鑿難施俱用鐵鋤石木
等錘開鑿深淺不等深處二丈五六尺淺處二
丈二三尺以下砂礪石愈加堅硬內有東西
向工泉水湧沸急流有聲耳水之工更多前項
工程以下再挑二倍方與水平相等較之先做
一分尤爲加倍一則高下出土之難二則晝夜
徹水之苦實難開鑿自十二日至十六日止計
五日耳水方纔見底及至動手天又將晚經過

一夜水積尺餘無計可施自嶺頂東南至天齊廟沿路又挑四工長濶各一丈掘至二三尺下俱是礧石泉水湧出隨微隨盈十夫做工十夫徹水尚不能勝再掘尺餘礧石愈大泉水愈多據此二十里岡嶺若強欲開鑿其貲費不可以數筭也又嶺下西路自利國驛起由郝家莊中心溝至曹兒莊止計一段長三十八里地勢雖少卑窪但郝家莊後一帶兩邊近山掘試俱係連根青石尤難開鑿無容更議曹兒莊起由大

房嶺至棗兒莊小房嶺止一段計長一十八里原無河形該挑深三丈八九尺不等口濶三十丈在下天齊廟前挑試一工長濶一丈挑至二尺以下即有礧石大者如升斗小者如鷄卵層疊堅硬不能用鋤惟鑿可施一鑿不能竟寸石內泉水湧出終日撒打難盡夫役開鑿愈甚艱難大房嶺前微有窪水棗兒莊見有小溪濶一二丈水深六七寸不等中間挑試四工礧石泉水難鑿同前又據鄉民郭相等同稱伏秋天雨

山水泛漲平地成湖冬春露地始見河形小房
嶺起至萬家莊彭河頓家莊止一段計長一十
八里見有河形口濶四五丈深一二尺尚該挑
深二丈二三尺不等濶一十二丈不等自萬家
莊挑試一工長濶一丈掘至二尺下俱是礮石
用鑿開掘僅入半寸兼之泉水湧發徹取不及
掘石水中極爲費力彭河口以下挑試二十工
二三尺之下掘石徹水工力艱苦較前尤甚頓
家莊起至侯家灣止一段計長二十五里河濶

七丈水深二尺六七寸不等該挑深二丈八九
尺不等在於頓家莊以下挑試七工窵至二三
尺俱是砂礮石鑿不能入俱難用工等因該
各道先後叅勘得湖嶺浩廣計開鑿之功何止
於十年水石堅深筭用工之夫終疲乎三省工
費不貲竟難就緒等因又據徐州兵備等官副
使馮敏功等呈據淮安府知府等官陳文燭等
勘得山東地方侯家灣起至岔河口止一段計
長四里零六十丈水深一二尺不等內二里一

百四十丈石露水面一里零一百丈有浮沙下
俱平底大石隨委官於隆慶五年十月十九日
領夫一千名在於彼處興工河底有石走砂引
水難以用工先開月河一道改水流行隨於原
河有石處丈量一段長十三丈濶十丈打壩斷
流分爲六工每官各做長二丈二尺濶十丈各
將工內撼動大小浮石盡行扛擡兩岸河底俱
係過河平板大石又取石匠四十五名各用鐵
鍤油鍬打鑿數日僅及寸工至十一月十三日

止計二十四日共用過夫匠二萬五千八十二
銀六百九十七兩時日既久工力徒施委難開
鑿又勘得岔河口起至楊家林止一段計長一
里零七十四丈有露面大石數處自楊家林起
至李家道口止一段計長七十九丈雖探砂石
相兼李家道口起至良城橋止一段計長一百
七十六丈徧河俱係露面大石於橋東岸挑試
一工長濶各一丈深八尺下係大石又於橋西
岸挑試一工長濶各一丈深九尺下亦係大石

良城橋起至馬蹄灣溝口止一段計長一里零一百一十丈挑試一工長四丈深濶一丈底有走砂難以深入溝口起至水靜溝止一段計長一里零三十八丈內有截河大石寬廣深厚餘俱砂礮於截石兩旁挑試二工土下二尺俱見大石又共挑試一工長十五丈闊二丈深一丈錐探底有大石水靜溝至泐口橋止一段計長九里零五十八丈俱係泥土挑試一工長四丈闊二丈深一丈底有走砂隨挑隨陷再若加深

岸必傾覆且據鄉民胡覲等稟稱每年夏秋各山水勢驟發高至數丈居民房屋常被衝蕩且兩岸地勢高阜既不可張水門又不可開水櫃諸水會集難以防禦傷船之害勢所不免實難開鑿又自泐口橋起至譚家園止一段計長三里零九十丈河形見闊一十四丈水深七尺除水仍該挑深一丈四尺自譚家園起至王史舖止一段計長十二里河形見闊十四丈水深四尺除水仍該挑深一丈四尺王史舖起至瓦子

埠止一段計長十里河形見濶十二丈水深五尺除水仍該挑深一丈三尺瓦子埠起至齊家莊止一段計長二十里河形見闊十四丈水深四尺除水仍該挑深一丈二尺以上河身土砂相兼雖可挑濬但譚家園下有營河一道內多滾沙每遇山水泛漲乘水擁至易於淤塞又有成字河一道夏秋奔流易於衝射終爲河患又齊家莊起穿蛤鰻土巨連汪等湖至杲家口止一段長六十五里湖心原係積水舊汪其餘皆

係滄浸民地水深五六尺不等較測水平比之上源河底尚高一丈三四尺北有蒙陰營河洳口成子河諸水瀾漫浩蕩非築隄不可成漕灘窪不平非挑濬不能通運然挑河於巨浸必不能固須下椿捲埽且取土於數里之外况沂河之水每遇陡發衝射甚猛今欲築隄橫截恐亦難捍又杲家口起至直河口止計長二十一里零四十五丈中間周湖柳湖水勢相聯渺無涯岸然深處止四五尺比之上源河底上高一丈

二三尺必須更加挑深方可通運今湖坡之內
蕩然一壑水將安徽又須多用椿草高築隄防
今四面皆水無從取土雖議用小船裝載亦覺
道路艱遠難計工程况泃河出直河口復歸黃
河則平昔險溜處所尚未盡避或遇黃河暴發
則直河出口之際難保不淤是又不能無慮也
等因該各道先後叅看得前項工程築鑿之費
既已不貲而衝溜之虞有難預料雖耗公家之
巨蓄難收運道之全功等因通呈到臣臣與催

運御史張憲翔勘議得微山赤山呂孟等湖各
官同稱水中難以築隄臣獨爲勢不甚難使鑿
葛墟嶺以洩正派開地浜溝以散餘波則其堤
尚可築也但其工不得施於葛墟嶺未開之先
泃口鎮至齊家庄一帶見有河形水亦可舟工
夫省力莫此爲最蛤鰻周柳等湖雖匯水汪洋
倘濬導下流瀦水亦能漸去使無葛墟嶺侯家
灣良城山假以年歲不惜貲費濬河築堤以通
漕艘雖不能盡脫宿遷以下黃河之害將不可

避徐呂二洪之險哉無柰葛墟嶺高出河底六丈有餘開鑿至二丈以下未及其半下即有礮石水泉湧出有聲侯家灣良城等處雖有河形流水水底俱有過河板石兩岸又多露石參差石在水中既不能火煨又不得錐鑿其勢必不可成功縱成功亦不可通漕昔先漢時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爲抵蜀從故道多阪回遠君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時張卬拜漢中守發數

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至今論者不韙侯家灣良城一帶伏石根盤不斷脉串二洪縱令形河再深丈餘亦水湍石也葛墟嶺設使可開舟運於六丈之下人牽於六丈之上勢豈可漕耶且葛墟嶺緊防南北通衢去徐州洪僅七十里前人鑿洪之時諒必經歷此嶺諦較難易豈肯舍此易開之嶺而苦鑿難開之洪哉故諺有之曰寧鑿二洪不開嶺此言雖俚可稽實難又恐蛤鰻周柳諸湖

築堤水中工費無算然舊墟嶺侯家灣良城一帶上源山石既不能開鑿湖中築堤豈能通運况運道借用黃河已經百數十餘年見今後步故道時加修防可保無虞漕規一加整頓運船亦自蚤能如期過洪入閘其機甚易又何必過費苦役以復開泃河哉再惟該部

請開泃口河渠者思遠避河洪固為保運之謀也臣愚

請止開泃口河渠者恐枉費財力功緒難成不敢取

誤

國之罪也但該部得於所聞臣愚本於所見又藉嘗歷試尤為的確伏乞

敕下該部再加詳議如果臣言有據覆議題

請行令河漕官益修已安之運道大振久壞之漕規預止無益之工程愛惜有限之財力庶

國計人情永為便利等因又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

張憲翔題同前事俱奉

聖旨工部知道欽此欽遵該本部看得泃口之議起

於都御史翁大立蓋當黃河衝決之時漕運阻
塞之後博采羣議開陳此策一時人情洶洶咸
謂舊河難恃本部亦見頻年治河所費不貲而
阻溺之患歲不能免既經都御史翁大立題有
前議相應及時查勘續爲題

請荷蒙

皇上軫念

國儲

特差臺臣勘議復因科臣查勘功次再加叮嚀無非

卷六

三

多方講求欲爲

國家建長久之策今該科道諸臣奉

命查勘躬親探謂泃口必不可開具題前來所見必
真但事關軍國大計不厭詳細即今本部尚
書朱衡奉

命經理河工見在地方合候

命下移咨本部尚書朱衡會同總理河道都御史萬
恭虛心再加查勘務求的實果如科道諸臣所
言難以開掘別無遺議徑自具題施行

萬曆二年工部覆止泃河疏

題爲河身淤墊運道可虞仍開泃河以圖永利事
該工科都給事中等官侯于趙等題據山東叅
政馮敏功等呈稱行委兗州府同知等官樊克
宅等會勘得自泉河口水面至性義嶺頂從低
至高二丈四尺五寸又加挑下河身一丈共挑
嶺頂深三丈五尺爲止其嶺頂督夫試挑稍下
即有砂礪俱用鑿鑿鋤斫隨即碎起泉水湧浸
又侯家灣水面巨石參差難以施工隨向陡溝

至岔河口迴避處所下有伏石未能逆料自性
義河至岔河口共低四丈四尺總計泉河口挖
泥作隄之工十里琴溝以下開河全挑之工二
十三里七十丈性義嶺掘嶺之工十一里七十
丈嶺西開河全挑之工四里巨梁橋東因河挑
挖之工三十一里彭河以下隨河刷濬之工三
十一里臺兒庄以下迴避至岔河口全挑之工
十三里合用人夫并攔湖截水防潦築隄建閘
建壩工料通共用銀一百三十四萬五千一百

八十二兩一錢又據南直隸委官淮安府通判
蔡玠等會同探測估算大約自性義嶺至陵城
湖上高於下自陵城至大河口下高於上合計
窪地夾隄爲河者該一百九十二里五十丈平
地挑土成河者該三十七里零一百二十丈因
舊河身而拓開成河者該九十八里其良城以
至馬蹄灣石隱水底今放乾河水則河底板石
露出計長五百五十丈共計河面闊二十丈底
闊七丈估議石匠五百人夫三千名期以二年

鑿深然皆非人所嘗試之工臨期果否報完亦
難逆料此外所可慮者則有大河口倒灌之淤
山水暴漲之患今自大河口探測水平浪石以
裏頗爲窪下見今黃水灌入從此旁流溝渠分
洩入海山水自泃口而下至邳徐桃源率由東
北以趨黃河今開河欲遠黃流悉在諸湖之北
誠恐開河之後山水勢必奔湖計非橫過運道
無路以達建閘修隄築壩防禦之策所不容廢
也總計挑河築隄建閘壩逼共用銀二百六十

三萬一千五百二十六兩六錢一分等因到道
該各道會勘與前相同總計工料共用銀三百
九十七萬六千七百八兩零如果黃河必不可
用故道必不可復

國家運道別無他路可通則泃河雖有崎嶇之險
勞費之大亦萬不得已而當竭力以圖之矣但
今日之計既欲修治黃河以紓目前之急則力
有所分勢難並舉其施為緩急之序非各道所
敢擅擬也等因到臣該臣與工部郎中張純會

同河道都御史傅希摯僉運御史劉光國親自
復勘得地勢水源開築難易大畧與該道所呈
無異諸所稱難亦人力可為非終不可成之事
使此河果有利無害或利多害少可以一勞而
永逸則當斷以不疑毅然舉行穿山鑿石夾湖
改水築隄建閘百凡艱難皆所不辭財用人力
亦不足惜但臣等反覆思惟作事當先其所急
而後其所緩為謀貴審之於始而慮其所終我
國家資河以為漕治河即所以治漕也使河水安

流漕亦永利又何必別爲漕計今惟黃河日漸淤墊奔潰遷徙勢所不免兼之二洪爲險茶城多阻皆自來爲漕患者傳希擊目擊其艱焦勞爲計因節年未定之議爲通漕善後之策意以此河一開則清河以北夏鎮以南一帶六百餘里黃河可遠二洪茶城可避漕可恃以無恐策無便於此者若不論漕之大勢而止論一節不遍履地里始末而止據人言鮮不以爲萬全之計也孰知今所慮者慮河之決也萬一南決淮

揚則南無漕矣北決豐沛則北無漕矣南北有一於此中間泃河一段將安用之不可一日無漕則不可一日不治河也河乃漕之大勢治河可以兼漕泃特漕之一節開泃亦須治河是治河爲急開泃爲緩理勢之的然可見者也臣等詢之河臣及瀕河居民僉謂自直河至清河三百餘里自來河道無恙若於此段別創一河則逼近黃河其患易侵即使高厚其隄亦難保其不衝與其創新河而倍加隄防之費孰若仍舊

河而獲不勞之逸是此三百餘里者似無賴於
泃當仍舊貫不惟省無益之作而落馬等湖黃
水之灌與大河口倒流之淤皆不得爲我害矣
惟自徐呂至直河上下二百餘里誠恐河衝蕭
楊則泃二洪衝睢寧則淤邳河不得已而開性
義嶺以通泃河又必使良城石不爲險豐沛水
不能衝則泃河二百里斯爲全利藉此二百里
之利以避二洪邳河之害方爲得計此先年河
臣建議止欲於直河出口者蓋有見於此耳今

仍議開至直河出口如該道所估可費一百五
十餘萬金與其通開五百里之遠利少而害多
孰若止開二百里之近省費而有利之爲愈也
臣等竊以爲直河而下斷在可已直河而上猶
所當講者也特開鑿良城工力難以逆料改口
直河尚恐有似茶城此又所當慎重而不可輕
率者若遽請

內帑輒興大工恐有後艱咎將誰執合無先用在
官徭夫動支河道官銀用資犒賞先鑿良城石

工以開難竟之工程預修豐沛隄防以杜黃水之東注俟二工俱有次第然後照依後開條款議興前工則始無輕舉而終可底績誠爲思患預防一策也等因具題奉

聖旨工部知道欽此欽遵抄送到部看得工科等衙門都給事中等官侯于趙等題稱會勘泃河事宜自泉河口起至大河口止五百三十餘里內自直河至清河三百餘里自來河道無恙無賴于泃斷在可已惟自徐呂至直河上下二百餘

里猶所當爲約費一百五十餘萬金特開鑿良城工力難以逆料豐沛河決猶慮灌入要先鑿良城石工預修豐沛隄防然後議興前工各一節爲照治河無上策惟避之似爲得策然亦在視爲患之淺深權利害之輕重而已事當改作者固不可憚惜勞費計在久遠者尤不可苟延目前徐邳以下河身淤澱日高二洪水流無聲都御史傅希摯慮恐如近年邳河之變則咽喉梗塞故議開泃河以備不虞其爲計至深遠也

今據都給事中侯于趙御史劉光國等勘稱自直河以下三百餘里斷在可已無容再議外惟自徐呂直河口上下二百餘里可開以避三洪邳河之害會計工程難易并合用人夫錢糧俱有成數及查原委各道府縣等官原議大約以正河有目前之患沭河非數年不成故以治河爲急開沭爲緩臣等再三思惟目今正河尚可支持若不早設預備之策是猶作舍道傍終無可成之日患至而憂無救于患所據二河工當

並舉自不相妨再查傅希摯原勘良城伏石七十五丈馬啼灣不滿五丈共僅八十丈今科道諸臣勘得良城至馬啼灣舊因石隱水底露出不多今放乾河水起去河面浮土萍草則河底板石露出總計有石之地長五百五十丈比原勘多四百七十丈所以議先鑿良城難克之功然後次第興工無非慎於謀始功出萬全之意

相應通行議處恭候

命下本部移咨河道補御史傅希摯一面督率管河

副使郎中王事等官加意正河時常巡視某處
纒隄卑薄富加修築某處河身窄狹當築遙隄
此外別有長策虛心講求合用錢糧俱於河道
原額徐州洪儀真閘船稅等銀從宜勸支務堪
保障一面另委能幹官員儘用在官得大河道
官銀將良城伏石設法開鑿果見無甚艱阻即
將前工照依後開條款次第興舉庶謀於其始
而審則終可無悔計其所利者多則爲無不成
非徒漕道永賴而錢糧亦不致妄費矣

此一疏泇河不可開之故甚悉故錄之

隆慶五年工科題止膠河疏

題爲清河淤塞糧運艱阻乞開濬新河以便儲運
以圖久安事據萊州府知府楊起元揭稱會同
濟南等府同知等官牛若愚等親詣膠州麻灣
等處南自龍家屯北至海倉一帶勘得龍家屯
四里三十步水淺不過四五寸每日潮至不能
打壩斷水難施挑濬之工店口三里有大沽河
橫衝帶沙淤塞河雖挑深一遇沙淤前功盡棄

韓家口六里二百四十步俱岡勾沙石此處苦
難徹水不便挑濬又准青州府推官張集勘得
趙家口起至杜家口止長十餘里水深一二尺
河底俱係岡勾石且有大的者若欲深鑿極爲費
力自杜家口至吳家閘三里餘係小沽河口橫
衝細沙恐難填治吳家閘至譚家西南新口止
共七里俱有淤沙岡石其沙皆係白河水帶來
譚家西口至分水嶺共九里白河全無接濟旱
則先乾澇則衝決又准萊州府推官岳凌霜勘

卷六

旱

三百廿八

得窩舖分水嶺至楚家口十里中多流沙楚家
口至集墓灣五里有餘北岸現河口夏秋雨多
即有大水帶沙入河冬春乾涸董家莊至陶家
莊四里餘內有岡石一遇秋雨泊水湧入無雨
則乾又據掖縣知縣趙欽湯勘得周家莊至秦
家圈泊水衝開溝口數道值雨則泛漲無雨即
乾涸並無泉源引導河底俱有沙石又據高密
縣知縣李尚賓勘得謝家口至玉皇廟約一十
一里至于閘內沙石相半挑濬工費比之他處

頗大自謝家口起至楊家圈止河岸水勢似有
端緒說者謂新河可開或觸目于此耳又據黃
縣知縣王中達勘得楊家圈至新河開面比之
南邊一帶雖漸稍寬欲西引濰河但勢已近海
引之無益况濰河地勢返下難以引入昌邑又
居濰河下隰所當詳議又據滋陽縣知縣王琬
勘得新河開至海倉流沙壅蒲難以行舟挑濬
工程頗大新河開係東省通衢凡經過見者起
問此新河議開之端由于此耳又准青州府同

知程道東等量得濰河韓信壩口河中到於東
岸高三丈四尺若濬溝徹水必幾四丈迤東間
有高阜處所將不止於四丈矣濰水難引委爲
的確又准浙江嚴州府同知李學禮等帶同監
生崔旦勘得分水嶺挑濬二尺之下俱是岡石
五尺下即是糜沙挑之九尺六寸隨即坍去四
尺緣糜沙力軟不能承載易於崩塌又據青州
府同知程道東南陽府同知李元芳等隨同監
生崔旦募夫到心分水嶺口迤東南老地周圍

開鑿三丈有餘上層至岸堅土四尺中層岡石五尺仍將岡石以下加挑四尺有餘俱是鬆軟糜沙旋挑旋墮工役難施等因到職該職勘得引水接濟雖東有大沽河西有濰河二水稍大亦係有源但一則南入麻灣口難以挽而西一則西隔百有餘里難以引而東若欲兩海通貫必深以六七丈使得兩平寬一十餘丈始免崩岸然經費非百餘萬程限非五六年不能成也其功可輕言耶等因到臣看得所呈中間恐有

承委各官踏勘不的規調虛文草率了事面同背異意見糜協遽難輕信又經案行守巡海右道叅政劉孝副使潘允端親詣覆勘大率謂隣河無可導之泉建閘無可蓄之水欲深鑿河身使海水南北貫通但分水嶺等處較之海面積高六丈委難開濬不敢附合以干欺隱等因到臣臣會同巡撫山東右僉都御史梁夢龍巡按山東監察御史張士佩覆勘得分水嶺係新河命脉舊名王乾壩昔年王副使欲開河先於此

相視因惡王字與姓同乾壩乃無水識遂易爲
分水嶺至今土民猶呼王乾壩其實河岸俱有
八九尺河身沙泥淤積較兩頭差高非同嶺之
嶺也募工鑿驗三尺以下皆岡石小塊無有頑
石至一丈則皆流沙旋挑旋潰用力頗艱此處
止有白河一道二三寸細水流入新河一股往
西北一股往東南僅寬一步已經各官踏勘水
源本來微細然新河之開須是借水以濟今現
河小膠河張魯河九穴都泊雖接新河即今乾

涸低處稍有積水亦不深廣膠河雖有微源僅
得一線沽河停蓄之水有三五七尺亦多行潦
漬積查其源頭亦細况地勢東下不能北引以
達分水嶺且陳村閘以下夏秋雨湧水溢俱從
此河衝入新河流沙淤積爲河大害前人云欲
開新河當先治沽河不然未受水利先受水害
况敢引之而入乎縱使諸水可引不論地勢不
慮沙患然亦不過數寸之水安能充足二百里
全河之用執此以論諸河之不足資審矣今人

皆云新河易開者止見沿河一帶卑窪處積水
有一尺二尺三尺者高淺處有二寸三寸四五
寸者若將高淺處挖下則水自通深不知卑窪
水積者以下流高淺壅滯故停蓄耳若將高淺
處濬深則蓄水流行流則無源必竭安能積聚
執此以論蓄水之不足恃的矣又因登萊二郡
士民往返新河閘上見河形稍寬海水潮入一
二尺遂謂全河皆然不知迤南十里餘河之寬
狹水之淺深迥不同矣有獻引濰河之策者濰

河在高密縣之西離新河一百二十餘里中間
高嶺五層難於挑引及量濰河東岸三丈四尺
方與石平石高九尺方與水平即石岸甚高已
難挑濬况道里甚遠高嶺甚多誠如各官所稱
雖竭盡財力終難濟事執此以論濰河之不可
引明矣夫新河之開必借濟於旁支之水水既
無可借河決不可開此有目者所共睹即執拘
如崔且輩視之亦俛首嘆息而已且崔且昔年
所刊海運編請以一丸泥破之東塞沽河西塞

濰河今因無水又獻策東引沽河西引濰河及
委踏勘濰河則又具呈回稱委實難引夫以一
人之言而前後牴牾懸絕如此以一人之見而
旬日之間悖謬如此則新河之說皆游談而鮮
定論益彰彰著矣臣又籌之新河無水以濟無
泉可引固矣然南北兩頭海水相接中間三百
里河身又與海相通旁不固無可引海水獨不
可達乎若將河身深濬廣闊較海面更深數尺
俾海水流入停蓄亦可牽引舟楫縱工力繁難

聖

三百八

財費浩大亦須估計的確開說明白以曉示後
人以杜絕後議復委各官帶領打水平匠役沿
河計算丈尺以憑估計據各官所稱南自陳村
開以至分水嶺積高二丈九尺八寸北自周家
莊以至分水嶺積高三丈九尺八寸復委同知
李學禮等并監生崔日募工鑿試闊四丈長十
丈深三丈五尺隨據學禮等囊沙回稱挑濬一
尺之下俱是岡石五尺下即糜沙挑至九尺
六寸隨時塌去四尺此河絕無能為矣蓋糜沙

力軟不能承載崩潰甚速流淤一不常滲漏亦易
故耳是新河以上視之水源不足既無盈尺活
泉可以引濟則全河之血脉已澁以下驗之糜
沙不堅又易坍塌乾漏難以持久則全河之軀
腹已虧茲二者皆修河大忌也縱費帑金百萬
開之何裨於用縱引海水數尺蓄之胡可以保
則元史食貨志所載勞費二而無成

國初徧訪運道舍此而不顧主副使以後屢行奏
勘而未興厥工者始得其真矣再考元益都田

卷六

四

三百四

賦總管于欽山水纂文云至元初萊人姚演建
言首起膠西縣東陳村海口自東南趨西北鑿
陸地數百里欲通漕直沽海口數年而罷余嘗
乘傳過之詢土人云此河為海沙所壅又水潦
積淤終不能通徒殘人耳即此則彼時已議其
非矣何今人之不審耶

萬曆四年工部覆止膠河疏

題為漕渠可虞議開新河以永禪

國計事本部會同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各

堂上官六科十三道各掌印官尚書張瀚等看得尚書劉應節侍郎徐棫題稱南海口地方有積沙橫絕中流已從古路溝另開十一里許以避此沙又議於新舊河水之交橫建一閘俾浮沙不入北海口一帶築隄五百餘丈以約水障沙分水嶺一帶試開一處深至三丈以上運水甚難因而停工自王家邱至船路溝另開七里爲一便路此處白河一道適當分水嶺之衝議建閘壩以遏之仍引水爲用及造船之式欲以

侍郎王宗沐海船爲準而稍儉其制載糧三四百石納水三四尺河海並行永永無患要動用原奏留銀三十萬其餘銀兩另行細估補發巡撫李世達題稱試過三工俱已的無可行潮水引泉俱不可恃乞將二臣回部管事巡按商爲正題稱淖沙爲梗海水難通及又揭稱淖沙難去丈尺難擔工程難計沙石難去潮水不足恃引河不足濟海運難行乞

命二臣回京河工即爲停止各一節議照尚書劉應

節侍郎徐斌建議新河要捨故河而尋便道在
于匡家莊一帶開濬以通海為王蓋兩海相貫
則河渠充滿海舟直達於河由河復入于海往
來無滯誠為得策隨該二臣改議黃阜嶺又改
船路溝今却於分水嶺開試勘稱河形太高而
海最下勢不可通遂議及乘潮導河障沙造舟
等事意在多方求濟大約以兩頭所恃者潮南
自麻灣以抵朱舖凡五十里北自海口以抵亭
口一百八十里皆可通潮巡撫李世達却謂南

潮止及陳村閘距海口二十里北潮止及楊家
圈距海口六十里間或至朱舖亭口者蓋一年
之內有大風迅烈潮流疾速則然不可以為常
也且潮水倏焉而長倏焉而落落則未免守候
耽延踰時况潮之所及為有限乎潮不足恃明
矣又以中段所恃者張奴河至膠乃最下之地
為秋潦所歸十月以後日漸消耗至春月泉脉
微細適糧運湧到之時雖置櫃建閘以時啓閉
終不能使之源源而來滔滔不竭也至謂白河

流沙爲害議建壩二座以遏水之入而謂水
壩下引以濟河秋漲水經壩上則沙必與水俱
入而謂內以停沙又皆臣等所未喻也河不見
恃亦明矣兩海口地方各有淖沙至謂爲淺沙
客沙亦能爲害全河長亘二百七十里內沙洲
頗多自王家邱至船路溝七里雖爲便路其下
有沙與否亦未可知沙在海中者潮水湧進沙
必隨之而入沙在地中者疏濬所及沙必隨之
而出雖土沙中半土可蕩盡而沙則下沉日積

卷六

兗

日多愈挑愈有固非祛除所能絕亦非隄閘所
能障也乘潮導河皆無足恃沙多水淺置舟則
膠雖稍儉其制載糧三四百石亦非淺淺者所
能勝也剝淺易舟建倉等議必將復起尚書劉
應節亦謂善後之策難以逆覩竊恐所謂利者
未必利而害將不止于什一矣

國家舉事固不嫌於導河若無禪漕計亦奚以導
河爲哉今以百萬之銀驅數十萬之衆而希冀
不可必成之功殊非萬全之謀亦非二臣建議

之初意也且尚書劉應節原奉

明旨會同徐棡等并該省撫按官虛心計議先將難處開濬試驗果否的有可行今撫按官李世達商爲正俱各親到地方公同開濬試驗而執論互異如此則劉應節所謂爲而可成成而可恃者詢謀原未僉同事體委多窒礙相應停罷以省勞費

此疏膠河不可開之故甚悉故錄之

修鑿徐州中洪記畧

四明陳穆

卷六

五十一

三百六十八

鑿洪匪以徼功不得已也嘉靖庚子冬河決亳州明年辛丑徐州雲集橋流塞於是百步洪漸淺舟楫上下悉由中洪而裏外貳洪遂以湮棄顧茲中洪年久不用疏鑿罔施巉石有羅利於劍戟又其下多大石盤据橫突隱見於波濤之間激飛湍而鳴雷霆者無慮數拾塊舟壹不戒而杵其上焉磨曳斯湏輒敝壞而不救蹇余不佞叨職茲洪目擊厥危每爲嗟悼思有以鑿去之而未暇也適是歲冬

河凍夫閑可以興役廼召夫總甲劉福等諭
意衆咸樂從今年正月癸未即毅然舉事募
匠糾夫擊牲醜酒躬親勸督萬夫子來晝夜
誅誅並手偕作諸凡門限中方等石刻削殆
盡費銀凡四百兩是則請于萬安郭公守衡
而動支本洪歲辦草束折色不絲粟于於民
焉修鑿告成險阻以去洪流深緩牽路砥平
壹時軍民商賈翕然稱便鐫石而載之言聊
以志歲月云爾嘉靖壬寅秋九月記

疏鑿呂梁洪記畧 國子監祭酒華亭徐階撰

我

國家漕東南之粟貯之京庾爲石至四百萬其道
涉江亂泝遡貳洪而北又沿衛以入白然後
達於京師爲里參千而遙而莫險於貳洪貳
洪之石其禱且利如劍戟之相向虎豹象獅
之相攫犬牙交而蛇蚓蟠舟不戒輒敗而莫
甚於呂梁更或議鑿之其旁之人曰是鬼神
之所護也則逡巡而不敢嘉靖甲辰都水主

事陳君往蒞洪事惻然言曰古之君子苟利
於民則捐其身爲之矧里巷之浮言其不足
聽蓋審而以罷吾所當爲是厚自爲而爲民
薄也遂以貳月貳拾陸日率其徒鑿焉衆亦
聞君言以爲仁也咸忭以奮閱參日怪石盡
去舟之行者如出坦途於是洪之士民來請
余記治君爲諸生余幸識之常與言萬物壹
體之學君欣然受焉不意其果能行之也余
故因君推本而記之石君名洪範字錫卿辛
丑進士澗之仁和人

卷六

三十一

二百六

今將洪內鑿平礮石丈尺數目列于碑陰

第壹處飲牛石在洪上口北岸納水去處長柒
丈叁尺濶柒尺高叁尺陸寸突出洪中最碍
洪口凡下水船隻少失迴避必然然粉碎今鑿
去石伍百壹拾貳塊

第貳處瀨蝦墓石其狀甚惡船隻難避原長伍
丈濶壹丈伍尺高伍尺叁寸打去石肆百叁
拾貳塊

第叁處壠子石如覆釜狀逆流碍舟長肆丈玖
尺濶壹丈柒尺高叁尺壹寸打去石叁百貳
拾五塊

第肆處放箍頭石長肆丈捌尺濶壹丈肆尺高
叁尺肆寸上水船到此船纜必須先放箍頭
方不相碍少遲多致重損打去石貳百捌拾
柒塊

第伍處飛簷石叁處如屋簷飛出之狀共長伍
丈捌尺濶柒尺厚叁尺下水遇有微風船刮

卷六

三

二百五十二

其上必然粉碎今已盡行鑿平去石叁百壹
拾貳塊

第陸處門檻石在洪咽口西崖激水急溜上水
至此稍有不慎船即撞激衝淌今南北口各
打去石貳尺即今放船如履坦道

第柒處楊家林上首獐石共長柒丈柒尺濶貳
丈高伍尺叁寸當洪灣曲迴溜之處下水船
隻但遇猛風掃灣傷船實多今打去石貳百
伍拾壹塊

第捌處楊家林下首獍石共長伍丈叁尺濶貳丈貳尺高肆尺叁寸今打去石貳百壹拾伍塊今已悉平

第玖處打舵石在洪中心碍洪傷舵常被撞沉今已打去圍圓仞餘大石叁處

第拾處暖泉石叁處在洪東岸轉灣之處破舟避難共長叁丈貳尺圍圓高伍柒尺不等今已打去石伍拾叁塊

第拾壹處磨盤石貳處在洪中心致水旋轉名

卷六

曰磨盤船若至此夫力少有不加必致沉溺今已盡行打訖

第拾貳處螃蜃窩石叁百餘塊如羣蜃聚窩之狀每塊圍圓數尺高肆伍尺不等星分羅布當洪之中爲害特甚今分工打去大石玖百叁拾玖塊

第拾叁處滑皮石肆處在洪心每處約長捌玖尺濶陸柒尺高肆伍尺不等上下船隻挽篙傷人溺水今打去石肆拾捌塊

第拾肆處小轂輪石在洪心東岸迴溜之中下
尺今已打去

第拾伍處大轂輪石在洪心東岸迴溜之中下
水船隻忽時遇風刮撞無不沉沒石長伍丈
濶壹丈陸尺高伍尺今打去大小轂輪貳處
石共玖百捌拾叁塊

第拾陸處紅石頭當洪之中石極堅峻圍圓柒
尺厚叁尺柒寸壹遇水漫船戶迴避不及擦
損沉漏無日無之打去石伍拾柒塊

卷六

五拾五

第拾柒處唇魚石峻峙參差爲害匪細長伍丈
叁尺濶貳丈高肆尺貳寸盡行打訖

第拾捌處溜溝石在洪中長叁丈陸尺濶柒尺
陸寸高叁尺伍寸此貳石水堦石溜船若少
不存意難保衝激之患今打去石玖拾叁塊
第拾玖處牛角稍石在洪中迤南長叁丈貳尺
濶捌尺高叁尺捌寸下水稍有不慎每每撞
溺今打去石捌拾伍塊

第貳拾處黃石頭在大洪下口緊要兜水之石

仍留未鑿

第貳拾壹處夜叉石取其聳峙木中之狀圍圓約有貳畝尖高柒尺木落則突出洪中水漲則滄漫爲忒石勢險惡橫絕迴避處所少有不謹日見破舟土人悲號痛楚慘不可言打去石尖肆尺其害悉平

第貳拾貳處等船石叁處以其水勢瀰漫之日舟必衝激至此沉沒有似等船之意故以名也共長伍丈濶柒尺陸寸高伍尺叁寸水勢

卷六

五十六

泛漲漫滄船遇風抗或迴避不及船貨無踪今打去石峯叁尺俱已悉平 陳洪範記
又查得

大明會典亦載其畧人弗之考耳